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在朝藁四

雍虞集伯

芝亭永言

絕句七言

次韻竹枝歌卷表伯長



沙禽東去避網羅
蕩舟相逐如遠何
越山青人越女白
從此勞人魂夢多

春江風濤苦欲歸
東盡滄溟南斗低
明年白日百花靜
憶尔琴中烏夜啼

燕姬當爐玉雲清
蕭中吹得鳳凰聲
不及晴江轉柂鼓
洗盡船頭沙鳥鳴

木夫容

九月襄王宴渚宮
霓旌翠羽度雲中
滿汀山雨衣裳濕
宋王

愁多時未立

水夫容

長洲宮沼醉西施蕩漾蘭舟不自持願奉君王十歲樂一盤
清露玉淋漓

送四川憲使

晚趨嚴召直承明侃論思歲未更國老不應持節去鄉人
徒羨過家榮

錦溪園裏千尋竹夏日移床就綠陰烏帽練衣印竹枝閒來
誰與共清吟

已歎玄經返墨池復愁國史奉嚴祠離鄉游子歸仍晚獨對

東風借鬢

小東郭外今無舍萬里橋西况問田不恨錦官非昔日但尋
玉局是何年

龍游峽口芝千本仙井山中玉數窠老去首丘天所念未甘
孫子祗東南

曹將軍馬

高秋風起玉關西踣鐵歸朝丁萬蹄貌得當時第一匹昭陵
風雨夜閑嘶

舊屋

舊屋已屬他人家臨風且復立江沙欲從子雲訪墨沼更向
少陵尋浣花

誰家

誰家結屋倚江湍五月湍聲入座寒種樹已堪維馬騎開軒
即可把漁竿

馬圖

昔在乾淳撫蜀師賣茶買馬濟時危鄉人啜茗同觀畫解說

前朝復有誰

先君太史棄諸孤之四年集來吳門省連州府君
大墓始見叔父南山翁翁與集同出太師雍國公
蓋四從矣翁曰後會未可期幸留數語識歲月翁
方客授外鄉又以推人生年月日論禍福以助道
故不能久留城中敢用賦此以承命云耳

玉屏古栢與天齊使過于今又七期各道遺書向江上西風
江水鬢絲

玉遮墓下有諸孫東望滄波每斷魂泣血三年餘喘在更將
衰淚灑荒園

族人散處江南郡不識音容但記名世澤須令孫子憶故家
今幾尚簪纓

王母圖

瑶草春深晝日閒靈芝清露自怡顏双成吹徹參差玉八駿
人間去不還

偷桃小兒癡且妍特恩無賴更蒙憐竊翻雷電天公怒風雨
落花紅九川

黃竹遺墟白雪高穴桑戴勝向晨鳴茂陵多欲羨仙器
金盤五色桃

西望瑤池斗柄旋金明水淨月娟娟請觀阿母神仙籍名在
龜山第幾篇

竹杏沙頭鷓鴣

蛺蝶飛來石竹叢羅襦曾試繡紋重何花啼鳥銀屏暖卧看
牕間唾碧茸

閩州海棠

閩州城南二下稀海棠參天鸚鵡飛百年高興付蕭散老蒼

西江何日歸

畫猿

冷泉亭下呼常到巫峽舟中聽更愁老石枯藤還見汝因懷
經處思悠悠

記夢中詩二首

祝融君紫虛君率子廉

出海雲霞九色芒金容混漾水中央向曾賜服玄洲玉今結
蕭臺五鳳章

飛步崔嵬上九宮親題彩筆篆明虹玉樓臨海連天碧待子
扶桑鶴出籠

失脚漁磯返棹遲我回石上候來期老翁若下諸年少總解
題詩笑髮絲

題周東陽進士為南郭園林記後

南郭名園繞隔縣好添花竹及清時歸來未老紫車在百里
尋春定可期

維摩

二士同開不二門是何境界擬評論若為普供諸香飯貴得
薰聞悟識根

錢舜舉折枝芙蓉

白髮多情憶劔南秋風溪上看春酣剪來一尺吳江水擬比
千花濯錦潭

商德符小景

商公昔者觀秦蜀劔閣崢嶸筆底開又向江南住三載不為
庐阜即天台

天曆改元十月題于昂馬

朝廷無事日從容太僕承恩出九重前代王孫今閣老只畫

天閑八尺龍

寄馬伯庸尚書

江上河豚吹柳花三月淮舡當到家賜金盡買田舍坐對
八公吟日斜

商德符小景

五老峰前屢往來紫雲如蓋陰崔嵬十年京國頭看畫最愛
高僧坐石苔

賦故宋李忠襄公植烏石渡舊隱

窈窕幽篁帶薜蘿青春白日坐蹉跎試詢烏石江頭水寧有
微波接汨羅

訪杜弘道長史不值道中偶成

雨泥輕塵道半乾朝回隨處借花香墻東千樹垂楊柳飛絮
時來近馬鞍

聽雨

屏風圍坐鬢髮二絳蠟搖光照暮酣京國多年情益改忽聽
春雨憶江南

春雲

春雲漠漠度宮城樓雪初融水未生行過御溝成久立起頭
枝上有流鶯

與趙子期趨閣

日出風生大液波畫橋千尺彩船過橋頭柳色深如許應是
偏承雨露多

玉堂讀卷雜賦次韻

待漏官門聽鑰開袖中進卷總賢才奏名殿裏千花合傳勅
階前好雨來

千花覆檻柳垂絲畫刻傳呼淑景遲 聖主自觀新進策侍

臣簪筆立多時

文章光焰貫長虹來者無窮去者空頭白眼昏心力盡高堂
深夜燭搖紅

題陳衆仲助教送人之官南平序後

我憶錦溪最上原春雲爲雨日行天何時獨上溪邊閣不待
冷風已洒然

院中獨坐

何處他年寄此生山中江上總閑情無端繞屋長松樹盡把
風聲作雨聲

題歐陽原功少監家柯敬仲畫

汾陽日二水生波翠袖黃裳晚擢過珠樹月明花婀娜鳳毛
春暖錦婆娑

楚宮朝雨過江潭燕二新來試浴鸞庭下錦衣皆稚子總前

秀色是官男

子昂人馬圖

綠衣奴子十七八面如紅玉牽馬過繡簾美人時共看塔前
青草落花多

紹興間臨安士人有賦曲一春長費買花錢日二

醉湖邊玉驄慣識西湖路驕嘶過沽酒樓前紅杏
香中簫鼓綠楊影裏鞦韆晚風十里麗人天花壓
鬢雲偏畫船載得春歸去餘情付湖水湖烟明日
重扶殘醉來尋陌上花鈿思陵見而喜之恨其後
疊第五句重携殘酒酸寒改曰重扶殘醉因歐陽
原功言及此與陳衆仲尋腔度之歌之一再董此
字求書其事因書之并系以此詩

重扶殘醉西湖上不見春風見畫船頭白故人無在者斷堤

揚柳舞青煙

題畫古木

高秋木落洞庭空岳陽城南多晚風蛟龍夜護玉壇古劍影
長留明月中

八月十五日得 旨先歸驛騎在門復召還草

詔十七日至桓州驛題壁

烏桓東望天無際祗有銀蟾出海頭不得吹簫送清夜禁城
鐘鼓度中秋

子昂幽蘭脩竹

舊時長見揮豪處脩竹幽蘭取次成欲把一竿看水上鷗波
千里看雲生

子昂竹石

數尺琅玕近玉階連昌宮苑少人來
寒石如人立恐有

題名上紫苔

畫竹石

井中墮却翡翠釵海上拾得珊瑚鈎蒼龍過雨影在壁斷雲
零落令人愁

寶篋谷中春事晚老鶴倪喙莓苔生長鳴夏
雨氣潤舞羽

脩竹山月明

酬書巢送棕箒

積雨蒼苔路不分松華盡日落紛
塵埃滿袖歸來晚誰與
柴門掃白雲

子昂畫

棠梨枝上白頭翁墨色如新最惱公直似故園花石外銅盤
和露寫東風

送上黨長

春兩人參長紫苗縣庭無事坐終朝俯看雲氣千山表野有新田市有謠

畫馬

蕭條沙苑貳師還首宿秋風盡日間白髮國人曾習御長鳴知是憶關山

魏國夫人學畫眉宮門催入許先馳春風十里聞鄉澤新賜金鞍不受騎

畫羅漢

虎嘯千山木葉空晴空無處若神通蒼龍浴罷軍持水閒玩明珠似日紅

題納涼圖

百頃芙蓉水滿隄綺窓只在畫橋西羊車薄莫過湖曲驚起鴛鴦不並棲

題畫

松戴蓬萊山上雪竹含滄海岸邊風三更月上誰能看唯有河東學劍翁

題趙子固山樊瑞香水仙蕙

梁園池館日蒼涼飛蓋追隨憶故鄉澤畔行吟春事晚時時駐屐近微香

息齋竹

紫貂蚤解獵圍駮一棹夷猶雪滿簪山雨欲來春樹暗盡將情思寫江南

冬至前一日會吳宗師

絲絲微息起黃庭仰望搏桑拂帝青海上鶴來知有意手持楊許寫來經

題吳彩鸞所書唐韻

豫章城頭寫韻軒繡簾翠地月娟娟尋常鶴唳霜如水書到
人間第幾篇

壬申芝亭春帖子

祗今江上無茅屋何日成都有薄田若荷聖恩歸去蚤東
風擊壤慶堯年

髮從更白三千丈身似初生第一春又向黃庭留白鶴偶隨
華蓋駕蒼麟

東風吹雪鬢鬚自力都妨讀舊書兒子總堪供稼穡故人
還許共樵漁

一種芝蘭異楚新儀如駕鳳氣如春他山借石成瑚璉莫負
深耕種玉人

華夢樓宴集圖

華夢樓前翠輦來寧王吹笛百花開夾城誰敢爭馳道獨對

霓裳進玉盃

為歐陽學士題子昂墨竹

蒼崖倚木雲千尺新筍穿林玉一雙若到瀟湘聽夜雨定知
剪燭向西窓

先生歸到歸鴻閣閣下應生此竹枝定有鳳凰來共宿可伶
翡翠立多時

送道士趙虛一歸金陵

三月二十五日集侍立延閣上顧問集嘗至金陵否
集謹對曰嘗到又曰冷亭是汝所題往年八九至其處

新松當長茂矣集謹對曰臣猶是未種松時到也近臣
奏曰玄妙住持道士趙虛一所種也上曰然又顧集

曰已陞觀為宮汝知之乎集謹對曰臣奉勅題榜賜
之矣是日趙虛一來別歸江南即告以聖上不忘冷亭

之意又三日吳大宗師賦詩贈行董先生爲持卷來索
賦因錄所得 聖語如上去
春明畫侍奎章閣 聖上從容問治亭爲報仙都趙貞士新
松好護萬年青

題子昂春江聽雨圖

越鳥巢南枝所欲得於江湖之上者甚不多也區區不
余昇觀此慨然

憶昔江湖聽雨眠 歸鴈度春前數株古木依茅舍老去
何年踏釣船

賦思州田氏楊夫人栢舟堂

白髮高堂畫霧昏 自將忠義教兒孫邊傍種得千株柳春雨
深荷主恩

次韻杜德常典籤秋日西山有感

落日龍舟山下回 寺中依舊對山開霜凋碧樹烟生草從此
頻傷八月來

百頃夫容野水光 石梁秋日度流香空遺玉座臨高閣只有
金仙住上方

閣上露華生翡翠潭陰日色射金虬舊時車駕迎風動此日
闌干傍水流

每進文章出殿遲 日華西轉萬年枝甘泉罷幸楊雄老病髮
秋風不受吹

題畫柯敬仲雜畫

夢裏江南憶舊遊 明璫翠佩不勝愁一鉤纖月清如水吹笛
何人共綵舟

黃筌夫容乳狗

西旅初聞效貢來 金毛覆地不凡材騶虞麟趾同靈圃抱子

花陰卧石苔

題柯敬仲畫

牽牛引蔓上棠梨上有幽禽夜々栖自有秋風動疎竹江南
落月不須啼

題蔡端明蘇東坡墨蹟後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道士今何在
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
謂陳述古邀余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
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
多少得似春潮夜々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筋殘粧臉
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為誰添
一詩皆可觀後詩不知誰作也杭州營藉周韶多蓄奇
茗嘗與君謨聞勝韶又知作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

泣求落藉子容曰可作一絕韶接筆立成曰隴上巢空
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
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坐嗟嘆遂落藉同輩皆有詩
送之二人最善胡楚云淡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闌便
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勻顏色待春風龍靚云桃花
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
還見武陵人固知杭人多慧也

祇今誰是錢塘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上花開
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誰為
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已無
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為題
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
函隨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
甚怪之及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
守居閩中舊題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
軒轅彌明之流與陳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
翰墨流傳至今亦有緣耶卷後多佳紙敬仲求
集作詩識其後賦此四首是日試郭岷墨但目
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知年歲後雖若此者亦
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望日蜀人

虞集書

題著色山圖

巫山空翠濕人衣玉笛凌虛韻轉微宋玉多情今老矣閒雲
閒雨是耶非

題東坡帖

東坡先生書少陵翁負新行筆力與辭氣同一高古憶
在江上聞舟人竹枝一首謾識於此

魚復浦前春水生負薪渡江初月明憑郎莫下巫峽去楚王
宮殿在專城

題畫張彥輔小景

山下吳王避暑宮宮前浪起白蘋風抱琴響徠廊頭去多是
扁舟笠澤翁

題李氏青溪精舍

昔逢李白青溪上醉著宮花紫綺袍松雪落崖廻晚權海風
吹月見秋象

題李氏浩然堂

水滿青溪花滿聚浩然堂上春春風小車還過溪頭去徧看
青山似洛中

聽雪軒

樓前宿鷺起星河近歲江南雪轉多投老鍾山寒不寐滿山
松竹夜如何

放鶴亭

山人不受北山移春雨開田種紫芝昨日華陽真逸到借令
過海問安期

臘日偶題

大藥無功卦氣銷等閒雙鬢共雪飄肅東家釀得黃精酒說道
凌晨許見招

舊時燕子尾絛々重覓新巢冷未堪為報道人歸去也杏花

春雨在江南

無題

夏簾琅玕冷於水綠鞦烹魚手操七兩風歸燕杏梁深恨不
身先貴人死

與陳升海

門外大風都不起牕前卷書淨於水匡廬道士上清來吹笛
數聲月明裏

與陳道士

門外大風吹樹倒牕下燒香禮黃老日午誦徹大洞經白鶴
隨人啄瑤草

題扇與周幹臣

玉疊松花蜜餅香龍珠星顆露盤涼遙知環碧樓中坐翠竹
蒼松夏日長

樂府

次韻禮院孟子周僉院秋夜曲二疊

天濶秋高初夜長，浮塵銷盡霧蒼茫。澄之孤月轉危墻，金井有聲惟墜露，玉階無色下疑霜。不聞人語只吟螿。

風力清嚴掃莫煙，纖塵不碍月嬋娟。太虛那得有中邊，大地山河空復影。九霄宮闕舊無傳，幾承劍氣一飄然。

招熊少府

南阜小亭臺，薄有山花取次開。奇語多情熊少府，晴也須來雨也須來。隨意且銜盃，莫惜春衣坐綠苔。若待明朝風雨過，人在天涯春在天涯。

廬山尋真觀題法曲導引

闌干曲正面，碧崔嵬。嵐氣着衣成紫霧，墨香橫壁長蒼苔。白鶴詎驚，柏影掃空臺。江海客欲去，更徘徊。霧鬢雲鬟何處在，風

泉雪澄幾時來，鶴翅九秋開

題梅花寒雀圖

殘雪曉牕外，幽禽小春聲。初動香枝裏，花落知多少。春起早，苦被東風惱。綠陰青子歸來好，滿徑生芳草。

柳梢青題楊補之梅花

至順癸酉立春客有持逃禪翁此卷相示，清潤溫藉，使人意消。因所題柳梢青調亦賦一首云：

從別幽華玉堂金馬，十載忘家。橫幅踈枝如逢舊識，同在天涯。荒村茅屋，歌斜待歸去，重尋釣槎。解卻絲鉤，青鞋藜杖翠竹江沙。

風入松

畫堂紅袖倚清酣，華髮不勝簪。幾回晚直金盃殿，東風軟花裏停驂。書詔許傳宮燭，香羅初剪朝衫。御溝水泮水接藍

飛燕又呢喃重、簾幙寒猶在、憑誰寄金字泥緘為報先生
歸也杏花春雨江南

頌

皇太子受寶頌有序

臣某等敬觀 皇太子受寶於行帳謹再拜稽首而言曰臣
聞古之所謂能以天下讓者審幾於先事謂之至德既勸而
庸巽謂之子賢是皆人道之常而未若今日之盛者也我
皇太子以人文之資智勇之德當撥亂反正以續 祖宗之
統則躬當大難嬰犯霜露而不辭及功成治定既膺歷服之
歸則推奉 聖兄謙居 儲貳而不伐剛明之斷堅於金石
而無變素定之誠質諸天地而無疑求仁得仁若勳固有樂
道忘勢訢然無為此實帝王之所難能古昔之所未有而卓
然特見於前後千萬世之內者也臣嘗讀周易而觀於乾龍

之家自潛至躍時升位異九五天飛中正極矣益進而上庸
知退乎而仲尼之讚上九曰唯聖人知進退之正言非聖人
不能及此噫仲尼發此義於千五百年之前而昉見其事於
聖代宗社生靈萬世無疆之福也於乎盛哉臣等幸以文學
得備延閣之顧問親逢盛禮爰敢作頌以獻頌曰於穆 皇
儲文武聖明於赫 大帝受命輯成天運日行既明既健神
交意孚曾是脩遠 帝載龍旂其行遲、萬民俟來 皇儲
有思載思載瞻于廬于旅式好在原莫敢寧處風雨孔時道
無游塵肅、鑾車通宵及晨 帝曰勞止毋趣行邁會言近
止交喜更慨灤陽之京 世皇所營我母即安次于郊垆垆
有豐草雨露既渥差駟于牧繅纓濯、 皇儲攸止百靈具
扶群臣受詔奉寶來趣維時蘊積龍光上燭 祖宗之傳景
命攸屬寶來自天追琢有章卿雲隨之五色景芒有親有尊

有友有愛以承 武皇 聖孝斯在古人有言兄弟家邦咨爾臣庶於乎勿忘史臣作頌丕昭盛德既壽以昌子孫千億

郊祀慶成頌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臣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臣聞天子有天德則克當天心以享天命故其爲禮必親祀上帝而尊祖以配之所以明乎大寶之位付受繼承之公至誠而無妄者也粵若至順元年十月辛酉親祀南郊前一日大駕出次郊所天光低徊陽煦充達冰釋于澤風不鳴條群臣駢奔百靈後先其在齋宮也端拱無爲致思純一神物表見雲氣發輝五采郁紛彌綸會際人神之感已兆于斯至乎望舒方中星緯環列太和磅礴如時在春降玄水於方諸明燿火於紫陛奉常告具侍中奏嚴玄裘迺御匏勺斯舉奠圭升燎上帝臨饗有神光以致祥出景星以昭德熙事備成坤乾

暉乃還次于幄殿將迎暎於陽谷應龍嘘其重潤若霧絢乎曾霄 天子又出次而拜貺焉於是公卿大臣奉觴上壽各陳其說以贊休嘉 天子曰嘻予以天地祖宗之靈克正統緒君臨兆人凡所以昭事上帝者豈私朕躬哉予惟對越億萬年而無斁者予何敢不勉於戲聖人之心天之心也故感應之速如此敢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惟皇建國辨方正位相其南東吉土立時象園于穹因高于地稽古有作以事上帝昔我 皇祖受命自天報祭之始以質爲虔土宇闡章跡文日宣作樂告成式礼弗愆赫々世祖百度咸秩 成廟繼志莫此郊域於皇

武考敬恭翼二升配

太祖貽我憲則禮已始興命彼儒臣酌今之宜考古于文玉帛犧盛越席陶尊將命寔來則有司存人習見聞曰茲既備

惟我 天子聰明睿知曰惟事天匪躬莫致既裸於廟又議
饗帝自我踐祚于今三年兩賜若時稼穡庶蕃孰為貳携神
發其奸孰為不庭服于師千眾賢在廷夙夜濟 入而陳規
出則將美覈名以實總綱于紀一人以寧萬國咸理升中于
郊實惟其時載卜載諏曰惟辛宜載被載齊我將親祀無敢
弗共在尔有司大臣若 小臣聞之執衛桓之執禮循之黎
民云 眾神殷 載嗟載咨載悅載欣惟明 天子與天為
一不饗亦臨不顯亦式矧茲來郊袞冕佩舄躬酌躬薦上帝
用格明星景光卿雲麗天望之若遙顧依于壇當寒而暄陟
降舒安行礼孔彰天豈不言皇 丕基明 聖君億萬億
年盛德日新以對于天以保千民稽首作頌播之韶均

銘

劉氏求志齋銘

作事之始志必先立如游有方若躅置的苟不素定儀 二矣
適是故君子惟志是尚灼知當為勇往不讓職有常分匪求
外妄其志伊何惟道是義是達是行求而得矣無顯無隱從
事在已信美刘君執書受徒惟志之求爰表齊居尚審尚端
勿惰勿迂

益齋銘

人有不足則必求益小人于利君子于德雖同於求實異其
物是故學者當慎所擇奪上弗厭賤下自豐日極而攻于凶
之逢知有未崇道有未隆力致其功美積乃躬齋居君子去
彼取此善不在大過不在細迂之如風改之如雷勇無留難
尚鑒茲哉

陳伯昇新齋鑿北牆之兩端因空以容匱舍琴書
則遷而寘焉請虞集為著銘其左銘曰

湛神于深養威于陰蓄之有方奮爲雷風君子則之作皮居
琴內密以安外無侈淫時出用之以哥雅南聞靖永年勿褻
以欽

中齋銘鑒者

凡人有生寔受厥中氣有奇偏或害乃躬聖神是惻於過不
及損益寔虛斟酌緩急約其反歸藥石則施中焉而止教必
有師藝之專成乃墮於術善尔齋居知中之極

爲潘憲臣作韓氏陶研銘

大陶軒轅范阿泓搏丹合土水火并隕然凝質幾天成重厚
密澤堅方平發揮文章著光晶磨涅千歲無毀傾潘甫愛之
如奉盈有虞尚陶爰勒名

洮硯銘爲陸友仁作

雲生洮中化完玉膚理緝潤也正綠保而用之吳郡陸

韓克莊硯銘

毓德深泓達材清明磨礱圭角浸潤光精至溥之澤至華之
英作爲文章以頌治平

潭心銘

馮玉得吳先生所遺詩取詩末潭心字以名齋豫章揭曼碩
旣爲之銘玉又欲予銘予笑言哉姑拾其緒餘以誦之云耳
其辭曰

潭有止水環鄉得中名之曰心天光下容舉體涵空即物顯
色日行中天委景如的因見而指謂中在茲實無限量可疑
津涯雖無限量而有自起歛微散殊周流終始往來有恒應
感不私天施地生莫爲而爲受而生者明通則一請視斯潭
沈應何迹齋居君子鑒而新之敬以事天不其純而

永思堂銘

先王制禮一本民彝繁乎情文歷強爲爲惟均受命心同理
一品節以行至當有則執親之喪哀豈外興國俗則亡脫因
獨能知能之良隨感以見弗學而合昭厥本善二之所推寧
止於斯君子曰嘻我其擴之於惟克思作聖之事禽獸是歸
弗思尔已尔羹尔牆如將見之召辱貽名動必致思翼二新
堂孝子所止以宴以享皆思之地服惟三年喪則終身死而
後已慎哉爲人薄化還敦詎不由此我銘永思以錫孝子

贊

御書贊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當龍德之淵潛乃海瓊而
于邁山川近承於潤也草木咸被於恩光况乎粲然雲漢之
章照耀下土昔人有言天不愛道地不愛寶此之謂歟故武
略將軍瓊州安撫副使臣林應瑞之子天麒得事 上於游

冰翰墨之際百拜求所以頌揚其親者乃蒙賜之梅邊二字
以賁飾其祠堂云至順元年閏七月天麒朝於京師來求臣
集述贊於下方集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天日照臨萬物咸遂有生有成何間遠迹顧瞻海邦波濤不
驚上際於天晨光清明小臣守土靖恭厥職維皇念之厥有
殊錫維南嘉木梅作其花冰雪之英炫於朝霞昔者其胄有
若逋者隱於湖山託此爲雅今以命之輝光其家億萬斯年
承我休嘉

御書贊

天子親除吏至御翰墨以賜之此 聖恩之至隆文治之極
盛者臣伯單衣被光顯何甘榮幸乎臣集謹再拜稽首而送
贊曰

宮中之政昔統冢宰出令詔禮陰教斯在維 皇念之慎簡

乃僚書以命之雲漢於昭凡我民庶敬共率職永懷忠貞以報天德

臨川吳先生畫像贊

業廣而精德周而尊釐析群言以究斯文章甫玄端書冊左右豈第君子天錫眉壽

自贊

邈乎千載之下而謂古今一時也眇乎五尺之軀而謂天地一體也廓乎不自知其所知也欲乎未能至其所至也悅乎若憂非有傷乎其內也泊乎若休無所待乎其外也服今人之服食今人之食同乎今之人聊以順吾際也讀古人之書頌古人之詩思夫古之人不知老之至也

曾子輩僉院畫像贊

篤信聖賢之要力求經傳之遺退屹乎山嶽之時繫乎日星之

垂端居兮憂世之侃致用兮儼然而有思賢豈弟之君子庶人文兮在茲

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忽公畫像贊

蒼然松柏之堅貞績乎圭璋之粹美慈焉在物之春風澹若秋淵之止水抱完器而晚售逢聖明而特起紬往哲之緒言貫声文而同理造膝乎帷幄之密贊化於經綸之始致清華於崇朝長詞林以踰紀謙自牧以立誠勇有爲於信史受深知於明主曰嘉遜之君子開延閣而首召佇嘉言之來啓剛不吐而柔不茹滿知足而高知止著龜宗社之先幾麟鳳治朝之多祉錫眉壽以爲期儼丹青之綏靈

蘇君真像贊

偉哉蘇君曰子寧父康有所不取介有所不與赫奕者有所不趨澹泊者有所不去嚴於操持有所不爲謹於思慮有所

不語以詩書爲業而不虛不疎以法令爲師而不深不固此所以用適乎今而行合乎古畫而肖之萬一得其心素矣

西夏相幹公畫像贊有序

公姓幹氏其先靈武人從晉友主迂興州世掌夏國史公諱道冲字宗聖八歲以尚書中童子舉長通五經爲蕃漢教授譯論語註別作解義二十卷曰論語小義又作周易卜筮斷以其國字書之行於國中至今存焉官至其國之中書宰相而歿夏人嘗尊孔子爲至聖又宣帝是以畫公象列諸從祀其國郡縣之寺率是行之夏亡郡縣廢於兵廟學盡壞獨甘州僅存其迹興州有帝廟門榜及夏主靈芝歌石刻涼州有殿及廡至元間公之曾孫雲南廉訪使道明奉詔使過涼州見殿廡有公從祀遺像欵欵流涕不能去求工人摹而藏諸家延祐間荆王修廟奉畫徹其舊而新之所象亡矣廉訪之

孫奎章閣典載王倫都嘗以禮記舉進士從予成均於閣下又爲僚焉間來告曰昔故國崇尚文治先中書與有功焉國中從祀廟學之像僅存於兵火之餘而泯隊於今日不亦悲夫先世至元所摹像固無恙也願有述焉以貽我後之人乃爲錄其事而述贊曰

西夏之盛禮事孔子極其尊親以帝廟祀乃有儒臣蚤究典謨通經同文教其國都遂相其君作服施采顧瞻學宮遺像斯在國廢人逸人鮮克知壞宮改作不聞金絲不忘其親在賢孫子載圖丹青取徵良史

天根子贊有序

天根子者金華葉審思先生也先生生長富貴家人世之樂略已足備而自幼求道甚切徧歷諸方年四十餘始克盡屏諸累往來閩粵間大山藪林草屋石室蕭然獨居宴坐定息

或累數十晝夜人有疾癘水旱殃怪之屬強起之亦欣然往
應如其禱而初無所爲也有西域僧自海上至海上人長老
識其爲二三百歲人人扣其道不可得見先生獨喜而告之
曰海岸有草與子採之鬻頌立成黃金先生咲而不受它日
又曰行吾所能壽千百歲不足爲多吾又擇人授之無如子
者先生又不受僧嘆曰吾先佛所謂大乘根器者予聞諸甫
田陳衆仲者如此至順二年聞有天根子北游醫無閭之山
訪其友薊子訓之徒予解后見之則先生也予從問天根之
說得其言而次第之作天根子贊贊曰

翹乎其乾墮乎其坤氣聲軋摩營霸吐吞孰鼓其橐爲此翕
關往禪來續生以不息君子湛然水端於初視聽內收返旋
中虛魏之尊高至極之極能生天地以及萬物譬之於龍斂
微保冲縣之來升體完用充出入二日爲私智妄作歸求有得

不於不忤無以喻之命曰天根形銷名亡獨此之存迺繇金
華去之海上神明恬愉玩此無家瑤峯翠巖枝葉共疏靈風
鬱迴光儀發舒累之重山日出嚶露茂育無方以長終古

畫旆圖贊

皇武肇迹宛之龍漠其居其康輶乘爲郭有服維駝礪肉載
嘒轟旆帷房儻輓輦輓輓千里載泉于橐黃頭羔裘騎引
顧却人習見聞 聖獨有作深宮穆清思詔勒鈔手著歌初
伊勞匪樂公劉績稷于邠式廓裊餼啓行致祚八百史臣作
雅稽古允若

大象圖贊

皇帝畫大象一贊

皇太子監察御史前典寶少監臣忽禮台承命裝潢而寶藏
之翰林直學士臣集再拜稽首而作贊曰

有偉馴象首自南城倥葦鏤錫路車是服維 皇在輿游目
於式任重持安眠力知德燕閒以思寫之几格天章龍文臻
妙造極嘆爾微勞尚軫宸臆師武臣能有不察識若稽庖犧
受圖布畫張取不遺以啓神易擬茲形容克配古昔臣用述
贊與世作則

謝靈運小像贊

刊山木以假眺抗浮雲而脫徒望高秋芳極浦見夫容之出
水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彙五

雍

虞集

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萬里為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出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即位奠海內使省臣賽
典赤往撫以威惠公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
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
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為吏者多
徼幸器名亡治術亡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
以宣布德澤稱 旨意甚者啓事造孽以毒害賊殺其人故
暴悍素不知教究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

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
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
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
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
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群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
填撫周復雲南悉其見聞爲略志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
而讀之考其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
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槩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
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悉降諸葛孔
明用其豪傑而財賦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果
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徠尸張虔陀以淫虐
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者明

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尚有所鑒觀焉至讀其
純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彙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国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
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
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
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未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
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
代歷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
廢久矣漢初群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庶庶
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々又泯沒而可續者
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
逮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謀官有簿狀昏因選

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
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曰宗法立世
系明則世臣多而 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
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彙城
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
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
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
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彙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
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
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
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二代数千年見諸傳記叙次可觀而

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
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
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
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蜿氣禪繇々延々幾
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或者昧於世
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
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尚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
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
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尚多其以功賜
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
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体性
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
貌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躬纒之交感應无間焉可

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未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邈世德之不易蓋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 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伏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大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問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一世祖用不起者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丈夫也蓋以是知 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此 楊弘道字淑能淄萊人 王盤字

文炳東平人 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 徒單公履

字雲甫女真人 高鳴字雄飛太原人 張亨字義夫彰德

人 趙復字仁卿楚人 楊雲鵬字飛卿 檄舉字彥奉閔

東人不羈詩有律 劉百熙字善甫燕人 平玄字浩然真

定人 郭可昇字仲通渾源人 楊果字正卿中山人 薛

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 杜仁傑字善甫

濟南人善詭 趙著字光祖燕人大俠 張朴字孝純 田

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 史聖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
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某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淳暑老
子之宮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足是故迨
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
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
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來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
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
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執瞭然
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
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無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
用者何有於間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

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
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
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
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解后一日之樂固不足惜者矣豈
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叙而
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
粹爲一卷謹叙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祀宋文
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三十年而
百世禮樂之淵懿淪落銷刻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
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
文之具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爾之緒寄諸其人

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
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
委之又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
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
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
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恠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
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
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
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者十
數互有昏因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
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
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
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
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
之深者爲言耳蓋亦觀於水夫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
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瀧石險壯是特其遇物之極於變
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此是豈觀水之術也哉余讀景山之
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即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遂長
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
移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一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
諸作尤爲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
府所賦迺多在於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叙曰其
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
能深省順處无怨无忿厉之氣其居鄉諸作放曠平易又若

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察其所立言者
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繆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南之作
知景山者特未及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孝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
脫然以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孝方力後
此而有作余將不足以窺之也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
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總題曰鳩巢漫藁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
治外后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
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孝札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
女子則織紉組紃之工宗室邊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正事
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

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
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
耶嗚呼蓋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
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
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
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
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
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
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
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
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摭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
以適其變而文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
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必離喪闕居子擢

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旣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親王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

輒遣使者往即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三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即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踈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負闕而聞焉

亦暇於詢政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一日
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曰不然古之言使乎使
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
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
偽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名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
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
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
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
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為雖一乘之使其風
采才畧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 朝廷之有
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
回路相贈之誼皆為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為言哉將言
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

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為言
矣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取而誄之亦足
以之深導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
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
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
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 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
太史佚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
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
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
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世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
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異化史君葑房翁諱孝祥則

學齋秘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與化與先蜀侯兄弟也與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湛民間尚多不及僕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葯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為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其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揚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絲一人與其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所題族望益重感慨云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 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為壇於國南門外曰園立以祀天嘗以大臣攝

事 用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 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其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為祀也為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為費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為龍形負以玉刻符凡二一曰山簡寘之名山深宥一曰水簡即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 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為祠既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寔受命以行君嘗事 上青宮為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尚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費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查而陳之也夫

送彭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柁，捲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數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也，初未有士農工商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尚，則群趨之。時尚黃老，則趨黃老；時尚申韓，則趨申韓。時尚儀秦，則趨儀秦；尚風節，則有黨錮。尚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尚，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尚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尚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尚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多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尚而表之。然出乎其間矣。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末之爲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

阨塞之數律，今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貴富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迹者，聖上嘉尚儒孝而爲儒者，或以迂緩巽懦，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又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肖，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貴富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業之專名也。時尚有以駢之耳，必也端其尚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師自昔稱

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而
已身親治之者廼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
藂委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仁
乎其有餘也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
經歷余嘗觀其材蓋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講於
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乎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
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
相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者必有以贊其
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某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
有合乎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在時
朝廷歲出金縵布幣餼糧以實之轉輸之事月日相繼猶以

爲未足又捐數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勝計由是遂
爲殷富又嘗有大臣鎮抚經理之安庶比於都會仕有不次
之擢賈有不貲之獲而僥倖之民爭趨之矣迹者一旦邊警
遽至非亡則隨喪失其所主守緩急無一可賴者何也人素
不知義不守法故也延祐丁巳真定蘇君自樞庭出長其幙
府受命之日不復內顧其家庭議壯之方是時使往者多憚
行使蘇君計其資非不足於美宦京師也然毅然當隆冬衝
犯寒雪遠出萬里無所避非所謂知重輕者乎蘇君昔從御
史按事北邊將竟其法或謂邊宜少寬假蘇君持之曰不可
遠人素無教漸不可長何得以苟徇免當使明知國法凡爲
臣子之義後不敢犯乃所以假之先十嘗聞其言而識之鄉
使後君往者皆持法守令其吏民知分義黑白豈至如今日
哉今此行其能有所設施矣或曰方無事時常人饜其利少

值艱難則君子當之不亦偏乎予應之曰理固然矣且蘇君之志決矣第觀其還報成功于天子可也朝賢送之者皆以歌詩而蜀郡虞某為之序

送李亨赴廣州教授詩序

明道先生嘗欲聚賢能於大學而教之使以分教天下此誠一道德以同風俗之成法也許文正公初教國子精擇名家高材者以為伴讀如今翰林承旨姚公故按察副使白公彥隆其人皆傑然有以表襮於世于後伴讀之選拘於例然既受教國學歲久即以次出教外郡則庶幾明道先生之遺意而其效之淺深則又係諸其人非法之罪也番禺李生亨入學數年會同舍生歛者為大常禮儀院判官得幸今上於東宮以生苦辛薦擢為伴讀二年得授廣州教授苦志敏學在國學之日久其所講明者固將推以行諸一郡也廣為極

南一大都會昔者儒先人之轍迹猶有可識而其郡之人亦嘗有大名法節具見於世者幸毋以遠而忽之也官成而歸君子將有徵焉教授勉之矣將行之日自大司成以下皆有詩餞之博士虞某為之序

送廉充赴浙西憲司照磨序

國朝建學之初以許文正公為之師其弟子往二鉅公名卿才大夫也及門者猶藉甘肅門得美仕至于今不絕國學既立人才由此出為時用者如望也然特起驟為大官者常因其族而不盡以諸生選而甘八人猶曰吾嘗受教國學云耳其由諸生選者三歲一貢之其人其初受官上不過七品今天子即位始特詔歲貢一人而予官自六品以下皆有差於是取材甚急責效甚嚴公臺臣體聖上之意察於諸生之中得廉生焉以為浙西憲司屬生系出西方之貴族自平章

公以英材雄略清節重故事

世祖皇帝得以廉爲氏其子孫皆貴近顯用出入中外天下無不知者生之來學也其兄今中丞公嘗實與臺之長貳親致天子之命焉而生也不矜不揚退然就列執經問義歲無曠日友生服其敏師皆許其通而生之名著矣此臺臣所以取而用之也然生之家世若此則生以貴官起人孰曰不可今憲幕八品官耳而君子樂道之者以其由諸生選而非常貢也以臺臣之取於諸生者前所未有也以生之族貴而得小官兢然若弗勝無自足之容無不足之意也生之行其友皆歌以餞之而請序於僕曰子行矣及子之還君子曰是能不倍其學以無負於教育者則庶幾勉之哉

送李擴序

國學之置肇自許文正公文正以篤實之實得朱子數書於南北未通之日讀而領會起敬起畏及被遇世祖皇帝純乎儒者之道諸公所不及也

世祖皇帝聖明天縱深知儒術之大思有以變化其人而用之以爲孝成於下而後進於上或疏遠未即自達莫若先取侍御貴近之特異者使受教焉則效用立見故文正自中書罷政爲之師是時風氣渾厚人材樸茂文正故表章朱子小學一書以先之勤之以灑掃應對以折其外嚴之以出入游息而養其中撥忠孝之大綱以立其本發禮法之微權以通其用於是數十年彬彬然號稱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門人矣嗚呼使國人知有聖賢之學而朱子之書得行於斯世者文正之功甚大也文正沒國子監始立官府刻印章如典故其爲之者大抵踵襲文正之成跡而已然余嘗觀其遺書文正之於聖賢之道五經之學蓋所志其重遠焉其門人之得於

文正者猶未足以盡文正之心也子夏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傳焉程子曰聖賢教人有序非是先教以近者小者而不教之遠者大者也夫天下之理無窮而孝亦無窮也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止而不進非學也天下之理無由而可窮也故使文正復生於今日必有以發理義道德之蘊而大啓夫人心之精微天理之極致未必止如前日之法也而後之隨声附影者謂修詞申義爲玩物而從事於文章謂辯疑答問爲躡筌而姑困其師長謂無猷爲二涵養德性謂深中厚貌爲變化氣質是皆假美言以深護其短外以聾聵天下之耳目內以蠱晦孝者之心思此上負國家下負天下之大者也而謂文正之孝果出於此乎近者吳先生之來爲監官也見 聖世休明而人材之多美也慨然思有以作新其人而學者翕然歸之大小如一於是先生之爲教也辯傳註之

得失而達群經之會同通德而先之戶牖以極先聖之闡奧推鬼神之用以窮物理之變密察天人之際以知經綸之本禮樂制作之具政刑因革之文考據援引博極古今各得其當而非夸多以穿鑿靈明通變不滯於物而未嘗析事理以爲二使孝者得有所據依以爲日用常行之地得有所標指以爲歸宿造詣之極噫近世以承未能或之先也惜夫在官未久而竟以病歸嗚呼文正與先生孝之所至非所敢知所敢言也然而皆聖賢之道則一也時與位不同而立教有先後者勢當然也至若用世之久速及人之淺深致效之遠近小大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僕之爲孝官與先生先後而至孝者天資通塞不齊聞先生言或略解或不能解或暫解而旋失之或解而推去漸遠退而論集於僕者皆得因其材而達先生之說焉先生雖歸祭酒劉公以端重正大臨其上監丞

齊君嚴條約以身先之故僕得以致其力焉未幾二公有他
除近臣以先生薦於上而謚者曰吳幼清陸氏之孝也非朱
子之孝也不合於許氏之孝不得爲國子師是將率天下而
爲陸子靜矣遂罷其事嗚呼陸子豈易言哉彼又安知朱陸
異同之所以然直妄言以欺世拒人耳是時僕亦孤立不可
留未數月移病自免去鄧守原善之以司業召至會科詔行
善之請改孝法其言曰今 皇上責成成均至切也而因循
度日不惟疲庸者無所勸而英俊者摧敗無以見成效議不
合亦投劾去於是紛然言吳先生不可鄧司業去而投劾爲
矯激而僕之謗尤甚悲哉歸德李擴事吳先生最久先生之
書皆得授而讀之先生又嘗使來授古文故於僕尤親近去
年以國子生奉今年有司用科奉法依條試之中選將命以
官聞來謁曰比得官猶歲月間且歸故鄉治田畝益得溫其

舊孝請一言以自警會僕將歸江南故略叙所見以授之使
時觀之亦足以有所感而興起矣

送李完赴建德總管序

國朝右武而尚功將帥之家以世相繼下至部曲裨佐無異
制也雖有卿相之貴賢勞之著延賞各有分限不得而並焉
昔在

世祖皇帝混一海內布爪牙于干城於內外遐迹星列棋置聯
絡相承定其武功統率之大小衆寡以次受職其子二孫二
勿俾廢墜非有大故未有絕而不續者蓋古國家相爲无窮
者也故後此者非有奇勲偉伐則未有能得与乎其間者矣
噫 國家之所以待之者不亦重乎國子楊思睿進曰吾今
而後知武功之所以爲重也思睿之所 李完君之領軍
江海之上竊以爲未足乃今而後信其所得之遠且久爲可

貴也君以金源之貴族事

武宗皇帝於潛藩以治文書為職事武宗憫其勤勞書其名封以金璽使樞府如而用之皇太后及

今上皇帝之在潛邸也以君屬樞府如武宗之旨皇慶二年始佩金符長千兵於懷孟之軍而鎮建德焉當武宗之龍飛一時被遇恩寵富貴赫奕熏灼天地者何可勝計可謂勝矣然或不能自久者物理當然耳非上之恩意不足也君以十餘年之後始即軍事於外郡若不必為幸然久而傳之子孫可以無窮以彼視此所得果孰為多乎延祐初元之二三月近臣以君入見嘉禧殿聖上顧而念之若曰所佩金符故敝何以示遠人寵舊功更命尚方以新製者賜之天下之長千兵者多矣省府歲奏所當得者以百十數孰得此於盛明之朝也哉君賢而樂善其被遇固當異於常人也

請叙其言以遺之子曰人材者有困者之瑛璧重宝也賢而樂善誠如君侯者其將傳所授於其後而才能見用於顯要無難矣吾固將望之豈徒曰送之云乎

經世大典序錄

欽惟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上聖之資纂承大統聰明睿知度越古今至讓之誠格于上下重登大宝天命以凝於是闢延閣以端居守中心之至正慨念祖宗之基業旁觀載籍之傳聞思輯典章之大成以示治平之永則廼天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閣學士院翰林國史院參酌唐宋會要之體會粹國朝故實之文作為成書賜名皇朝經世大典明年二月以國史自有著述命閣學士專率其屬而為之大師丞相荅刺罕大平王臣燕帖木兒總監其事翰林李

士承旨大司徒臣阿隣帖木兒奎章大學士臣忽都魯篤爾
弥实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右丞臣撒迪奎章閣大學士大禧
宗裡使臣阿榮奎章閣承制學士僉樞密院事臣朵來並以
耆舊近臣習於國典任提調焉中書左丞臣張友諒御史中
丞臣趙世安等以省其乏重表率百官簡牘具來供給無匱
至於執筆纂脩則命奎章閣大學士中書平章政事臣趙世
延而貳以臣虞集與學士院藝文監官屬分局脩撰又命禮
部尚書臣嶮擇文學儒士三十人給以筆札而繕寫之出
內府之鈔以充用是年四月十六日開局做六典之制分天
地春夏秋冬之別用國史之例別置蒙古局於其上尊國事
也其書悉取諸有司之掌故而脩飾潤色之通國語於爾雅
去吏牘之繁辭上送者無不備書遺亡者不敢擅補於是定
其篇目凡十篇曰君事四臣事六君臨天下名號最重作帝

號第一 祖宗勲業具在史策心之精微用言以宣詢諸故
老求諸紀載得其一二於千萬作帝訓第二風動天下莫大
於制誥作帝制第三大宗其本也藩服其支也作帝系第四
皆君事也蒙古局治之設官用人共理天下治其事者宜錄
其成故作治典第五疆理廣袤古昔未有人民貢賦國用係
焉作賦典第六安上治民莫重於禮朝廷郊廟損益可知作
禮典第七肇基建業至于混一告成有績垂遠有規作政典
第八刑政之設以輔禮樂仁厚為本明慎為要作憲典第九
六官之職工居一焉國財民力不可不慎作工典第十皆臣
事也以至順二年五月一日草具成書繕寫呈上臣集等皆
以空疎之幸謬叨委屬之隆才識既凡見聞非廣或踈遠不
知於避忌或草茅不識於憂虞諒其具業之誠實欲更求是
正踈略之罪所不敢逃竊觀唐會要始於蘇冕續於崔鉉至

宋王傳而後成書宋會要始於王洙續於王珪至汪大猷虞允文二百年間二脩三進竊惟祖宗之事業豈唐宋所可比方而國家萬年之基方源而未已今之所述粗立其綱乃若國初之舊文以至四方之續報更加搜訪以待增脩重惟纂述之初猷實出聖明之獨斷假之以歲月豐之以餉餉給之以官府之書勞之以諸司之宴禮意優渥聖謨孔彰而纂脩臣寮貪冒恩私不稱旨意下情兢懼之至惟陛下矜而恕之謹序

張師道文彙序

蒙養先生文集若干卷者故翰林直學士嘉興張公諱伯淳字師道之所著也公少年時與吳興趙公子昂爲中表人物相望至元中子昂召拜兵部郎中而公用薦者言除閩憲候薦者又言所薦非爲幙府求人也乃自海隅召公關得

論事數十條皆當世急務辭意剴切上爲動容聽之命就中書與執政以次議舉行其一曰罷冗官方條具其事而大官貴人已不悅曰何物遠人欲奪吾官使健者倏諸塗要詰之幾不得免而事已浸罷公遂留翰林大德中天子命近臣修時祀於嶽瀆必老成慎重者公在遣中公以老病辭行久之遂不起至大延祐之間趙公受知聖明大見顯用而公已不及時論惜之自公之亡至于今二十有餘年中外大夫士多能誦公所爲世祖言者思見其議論而想其風采邈乎幾就泯沒未嘗不爲之慨嘆也今其孫炯輯其文而傳之使來者知公之才雖不及盡用而可見者猶在於此此固孝子之心亦大夫士之意故爲序其端云

忠史序

忠史者當易揚玄所著也玄之大父死於宋咸淳末玄傷其

事不著於世故爲是書列夏商以來未至宋而止得以忠可
書者八百餘人泰定初元以其書來京師國史與學省皆是
之上送于朝有司不以聞凡三年不遇而歸且行來求一言
以爲識某曰於乎某嘗讀橫渠張子之書以爲事親猶事夫
也著文以爲銘嗟乎事君亦猶是矣孔子謂子文忠矣未知
焉得仁而謂微子箕子比干爲仁而不及忠也然則非善事
天者其孰能與於此乎而古今之言忠或以一事自見槩可
謂之忠矣必仁也然後無慊於斯乎予嘗薦玄不報心竊愧
之姑推能忠之本原以廣其著述之意云耳

送憲部張樂明大夫使還海東詩序

高麗於 國家有甥舅之好是以王國得建官儼于夫朝他
屬國莫之敢也樂明爲憲部蓋秋官之長也攷諸故實周有
大司寇魯亦有司寇夫何慊乎樂明以其君之命請善鑿于

尚方使事之間乃從士君子問文學以爲樂不亦善乎於其
還也歌詩以送之而僕題其卷首云昔箕子之以洪範告武
王也其疇九而政居其一焉政之爲目八而司寇居其一焉
範之所陳凡開物成務之故天人之際事理之通蓋無不備
焉刑也者有國家之所至慎重者也而僅及司寇之名者豈
無說乎吾聞之矣彝倫叙則九疇錫彝倫敷則天不畀之矣
彝倫叙矣則刑復何用哉雖然做夫有位則亦有言矣若曰
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而有是凶害
隨之刑之措不措良系于此乎東方之國有箕子之遺教在
焉而樂明又任其司寇之事故予得以爲說而序之

易啓蒙類編序

朱子之論傳易者曰邵傳義畫程衍周經蓋欲求乎義文周
孔之易舍邵子程子之學則莫之能進矣朱子著易本義多

補塞程子之義又作易學啓蒙原圖書卦畫而先天之說可得而窺焉然獨怪夫邵子程子並生一時居甚近也道同出也年又不相遠也而叔子註易得不聞與邵子有所講明而伯子嘗謂邵子之學爲加倍法以復問之則又以爲忘之矣及聞其講風天小畜與天附地地附天之說廼歎曰嚮嘗聞此於茂叔矣噫豈非三君子之易學莫逆於心而無所問辨故無以傳聞于後世也歟是以朱子有易學啓蒙之書者蓋言蒙者之始求於易不可不自此而啓其端也其嘗竊學是書而未之有得及與今國子祭酒曾公同司業成均爲學者互相發明此書以爲教數年之後友朋之間亦獨聞曾公以此爲意而歎其不倦不厭也新安程壽以所著類編相示則蓋取朱子與門人平日之語有及於此者則彙而附焉予深嘆其知學於此也夫立言以著書則其辭精而約師友之間答

則其言辨而博精而約者必深思而後得辨而博者則快然而通暢此善學者所以讀古人之書而便作今日耳聞者也壽年齒方壯其進未可量也又安得不歎美於此乎新安朱子之闕里也聞其山林之間猶有縉紳先生黃髮之士相與授受使遺言絕學猶有存者壽固多見之已乎其矣得備佻佻江湖之上尚當從壽求見其人而受教焉

送杜立夫歸西蜀序

天曆建元詔書播告中外天下翕然同心達順蜀帥以世臣宿將廼執狂悖阻險爲暴潼川杜巖肯一布衣遠方書生能言國家統緒之正天命人心之歸在我今上皇帝明詔忠厚之至也省臣奈何迷不知復陷吾蜀以不義之名而致殺毒於無辜者哉遂被重罪其得不死者特幸免而已蜀事定省起杜生爲掾行御史臺與蜀憲交章論杜生事宜見表異

憲臺臆狀 朝廷未報也杜生以掾進奏京師事也即西還
人或謂生小留朝議必有處忠義先見之士者生曰吾以使
事來當歸報耳不知其他也嗚呼君子之所為惟其義之當
而已矣當慷慨論逆順去就時惟知義之所在當如是耳初
豈有假此望榮進之意哉不然非有肉食之奉職事之繫也
而甘以七尺之身自試於必死不測之危禍哉今日之事御
史言之 朝廷知之天下壯之學士大夫避之為杜生者可
無憾也忠義必見用自繫朝廷弗繫杜生矣僕執筆太史若
生之事敢軼而弗書乎非特為鄉里之有生也

送朱仁卿赴安慶教授序

國學之後秀與貴游久處者歲貢八人於吏部前四人部補
令史後四人除郡教授其自江南來者各雖在前不得補吏
惟得為教授習俗移人樂吏之操權而速化以為重不知教

授之所繫不輕也越走以事人與專席以講學者孰尚書
侍郎書一札呼而使之與宰相命以 天子之勅者孰貴苟
以為易進取也教授未必盡沉淪部吏未必皆顯達然則教
授豈相薄哉雖然是猶以利害較也明道先生欲取天下之
賢者聚而教之京師其學成也則以分教天下一道德而同
風俗其法莫若焉今自 國家教之而出一郡其法良是已
而其效不然者非法之罪也其學也脩己之道或未盡其仕
也治人之道初弗知俛然徒以苟且尺寸豪末為意宜其
不足於教授之行知學者之有感於斯言已乎盱江朱仁卿
在上庠十餘年師友所共愛敬乃為安慶教授來求一言以
為別其在成均時嘗書廳壁記曰今吾學之所講其書易詩
書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其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所以明其道者顏曾思孟周程張邵朱之言也仁卿在此

則遵是而學之往彼則循此而教之勿爲新奇以取名勿爲
昏誕以徇俗賢而知者修此以善導之愚不肖者准此而
訂之使賢而知者據而立愚不肖有所化而改敦之篤之自
信既成又力行之三年宦成父兄子弟必有可望者慎勿自
薄爲也仁卿齒業俱進慮事甚周巽順勤敏其於事上接下
之密勾稽錢穀之嚴繕脩屋舍器物之備時人以爲能者在
仁卿爲餘事故特舉所以爲教者爲仁卿言之噫亦嘗言耳
易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隨其所在而致力焉而已耳他非所
計也

送趙茂元序

百十年前吾蜀鄉先生之教學者自論語孟子易詩書春秋
禮皆依古注疏句讀授之正經日三百字爲率若傳註史書
文章之屬必盡其日力乃止率晨興至夜分不得休以爲常

持身以尚孝友惇忠信厲節義爲事其爲多尚左氏蘇子瞻
之說及稍長而後專得從於周程之學焉故其學者雖不皆
至博洽而亦無甚空疏及其用力於窮理正心之學則古聖
賢之書帝王之制度固已先著於胸中及得其要則觸類無
所不通矣此其大槩也集與舍弟未髻亂先君携之避地嶺
海諸書皆先親口授十歲至長沙始就外傳從祖父祕監公
必使求諸鄉人教之猶守此法也弱冠至臨川鄉人惟二人
在焉一人爲故宋樂安縣丞黃某予同縣人也江西帥臣黃
棄疾以臨川內附檄至樂安縣丞獨不肯傳檄者國人義而
不忍殺之去入深山中忍餓不至死教其子讀春秋而已其
一人故宋崇仁縣丞范大冶成都人幼時嘗及從學滄江書
塾中宋亡亦貧不仕時來與先君先舅語舉書傳常連卷
數千百言不遺一字天文地理律歷姓氏職官一問累千百

言不止先親常勗某曰讀書當如范公之博立身當如黃公之嚴斯言猶在耳也於是稍從侍側問鄉里文獻之在東南者則知臨邛魏氏子孫在吳都眉山平舟揚氏在天台或在武陵桂芝程氏在安吉學齋史氏在江陰同郡牟氏亦在安吉集仕京師歷年遂多皆不能於此有所考問而士友之至自蜀者從而問之則遺老舊書多不存矣不亦悲夫至治壬戌集既先君喪省墓吳門而趙君茂元在焉蓋與予皆眉山揚氏之外孫也以揚氏之學論之平舟公爲朱氏張氏之學以道學自任其議論政事必出於此而見山公與其弟吏部公以春秋賞爲太學師陳義甚正非特文學而已宋亡五十年其門人學者皆盡諸舅氏亦已物故遺書存者無幾獨茂元猶能有所誦而傳之庶幾遺風流韻之可見者乎至順辛未茂元來調官京師急於親養乞遠方一廵徼以去集知

送熊太古詩序

其情不敢以館閣薦留也將行求一言以叙別念無足爲茂元言者獨以昔者蜀人爲學之說而陳之庶乎其鄉人昆弟子孫之在東南者因集之言亦有以推其先世之學而有立焉則區區恭敬桑梓之微意也集老矣茂元尚有以勗予也哉

昔者周公孔子之爲教蓋莫大於禮焉千數百年以來其書闕軼多矣漢儒卽所聞而綴輯之因所言傳會之先王制作之緒餘賴其記載而有可知者亦不可誣也伊洛諸君子因遺言而得其心發真識以廣其義行焉而安乎其躬道焉而信乎其人學者得以推見三代之上豈不盛哉昔橫渠張子與兩程子並起一時張子專以執禮佐持敬之教可遵而行也世俗之弊樂放肆而忽檢束之常徂見聞而失性情之正

迂鄙其行事而莫肯從繁厭其緒言而不知講於是綱淪而
法斲所由來之漸吁可畏哉豫章先生獨知憂之因進士之
設科既斯經之鮮學其意遠矣先生之子太古承遺訓於指
授又力究之有年儒林望之爲日久矣薦書乘上乃弗偶焉
非惟朝之學士大夫縉紳先生惜之雖主司與偕貢之士亦
莫不共惜之也夫學古者言澹而意深固不足以逞夫銜鬻
之場多識而博接亦不足以較夫涉獵之次抱器善藏夫何
慊哉於是僕與一二同志欲相率而留之太古曰不可如是
則有所不安者矣故作詩以送之其辭曰風從閭闔興花向
上陽開白日如逝波遲子殊未來雨雪載遠道卞生獻其寶
駕之千金車藉以五色縑意重翻成失棄捐將奈何先哲猶
待賈婦哉聊永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